

1.天官賜福 26×19cm 年代不詳 水彩 年畫紙

此作畫家沒簽名，但曾長久保存。猜想此作是與小孩合作的遊戲之作，左上角的兩條魚和左下角的偶然形（群青色）是小孩的筆調，其他部份可能是與小孩邊示範邊遊戲的手筆，畫在“天官賜福”的年節用紙上。民俗的寓意，童真的畫趣，直接而粗獷的色彩，在後工業文明的今日，極具時代性與生命力。



2.香木扇 90×72cm 1947 油彩 畫布

此作品曾在第二屆台灣全省美術展展出。畫家擅長不透明水彩，油畫則是偶然爲之。但由於不透明水彩的創作頗有油畫厚重的架勢，因此畫家在畫油彩時很容易的類化，雖然沒有水彩的流動感，但頗能控制油畫的性質。畫中人物具有強烈的體積感。手持檀香木扇與雙腳作交叉狀是刻意擺放的姿態。背景以簡單的三平分面分割是少見的處理。衣褶的處理是最成功的地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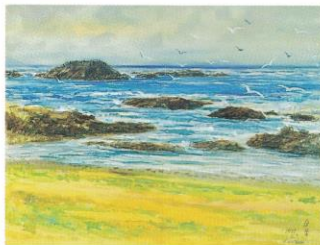
3.坡道 56×78cm 1957 水彩 道林紙

畫家在早期常以帶有土黃底色的畫紙作畫，泛發出一種古樸的味道，而此作品其表現的主題也正是這種舊時的生活景象，益顯得畫面的調和。畫家深諳運用紙張原有的本色來營造氣氛，他以不透明的畫法處理屋舍、人物，而讓天空及部份地面留空，如此透明澄淨的感覺與厚實沈穩的風味夾揉在同一畫面中。遠景以淡淡的色彩做寫意的表現，使空間拉得更遠，與前景顯明的景物造成活潑的動勢。



4.海狗島與海鷗 80×103cm 1975 水彩 壓克力

一向注重前景描寫的畫家，在這幅畫中反而將前景放鬆，是爲了讓焦點集中到中景（海狗島），而不是概念的每畫必強調前景。畫家以厚重的肌理描繪暗藏海岸生物的礁岩，海岸則在礁岩間湧動，白浪和白浪斷續中筆畫相連，海浪的拍擊聲，彷彿和海鳥的叫聲呼應成天地間的生機，海鳥的大小比例和海水的深淺、筆觸的變化，牽引出畫面的空間感。值得一提的是畫家靈活運用水彩乾濕的細微變化，加上炭筆在岩石肌理上的著墨，物質與生命、心靈之間的互動，取得和諧的共鳴，在海浪中此起彼落。



5.尼加拉瀑布 67×130cm 1974 水彩 壓克力 水墨 蠟筆 紙襯

在裁縫用的紙襯上，以水彩顏料爲主，加上蠟筆和壓克力顏料所做渲染寫意作品；其表現技法，混合平塗、渲染、水墨、皴擦各種風格，自由揮灑，在壯闊雄偉華麗中帶有蒼茫憂鬱的氣氛。



與粗細不同的黑筆，做多種的描繪，或粗或細，或簡潔，或有如樂曲式的舞動，讓人感受一種輕快的氣氛。碧茵的草地包含了許多細緻的色調變化，多麼的含蓄！而在其上追逐玩球的人物，簡單卻又如此的生動。

27.舞龍（元宵） 54×74cm 1968 水彩 竹片 水彩紙

當畫壇流行抽象畫風之時，畫家也曾嘗試抽象的表現方式。元宵時節的舞龍與花燈即是他實驗的畫題之一。畫面表現舞龍翻轉旋騰上空，周圍煙火四出迸放的刹那。五彩繽紛的舞龍鱗片與煙火花點化身爲不規則的抽象色塊，滿射畫面，恰似火光燦爛的意象。這件作品也呈現了現代藝術「計白當黑」、「圖地反轉」構圖形式的雛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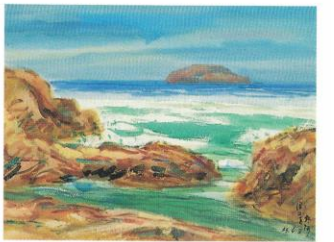
28.遺失的花瓶 78×40cm 1959 水彩 道林紙

花瓶是畫家妻舅贈送的結婚禮物，深得畫家喜愛，即便在戰爭時期空襲疏散的慌亂之際也不忘帶走，由此可見畫家對它的珍愛。一位古董家鑑定這隻造型圓潤飽滿，色澤紫紅帶青的花瓶是明代珍品，畫家心中並不在意。但是幾天後這隻明代瓷品竟不翼而飛，畫家痛失珍物，思念之餘憑印象畫下這幅遺失的花瓶。畫家取長方形構圖，將優雅花瓶安放台座上，上有一束百合花。突出向外的百合花像是接近觀賞者一般。紅、紫、青色彩的變化豐富了花瓶的主題，背景的粉紅色亦是一種大膽的特色。整體風格上的表現，則有別於畫家輕逸自然的畫風。



29.野柳 51×68cm 1970 水彩 水彩紙

氣勢磅礴的野柳海岸，在畫家不透明水彩快速的筆觸下痛快呈現。前景海水的綠和中景乾中帶濕的變換，以至於遠景、天空流暢的渲染，使得海的層次豐富與天空形成一片的寬廣。海岸的岩石則用色塊堆疊出渾厚的量感和遠方的海鳥呼應！單純的畫題，在畫家的經營下表現出大自然千變萬化的姿態。



30.東門城櫻花盛開 22×31cm 1983 水彩 簽字筆 水彩紙（何銓選先生收藏）

以墨線勾勒畫作中的景物是畫家的繪畫風格之一，透過西洋透視繪畫方法的觀察，再以極富東方情懷的線條一一描繪，這種引西潤中的表現方式，雖非畫家獨創，但屬於李氏風格的表達在水彩技法來說，卻是十分特殊的，尤其畫家擅以濃淡乾濕不一的筆觸交互運用於作品，更讓畫作增添豐富卻不複雜的可看性。



執筆者：蔡長盛、徐素霞、李明倫、章錦逸